

东野圭吾

李盈春译

侦探俱乐部

神秘会员制。专为精英富豪提供调查服务。

准确迅速，严守秘密。

南海出版公司

〔日〕

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侦探俱乐部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侦探俱乐部 / [日] 东野圭吾著; 李盈春译. — 2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5.8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7619-1

I. ① 侦… II. ① 东…② 李…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499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2-149

TANTEI CLUB

by KEIGO HIGASHINO

© Keigo Higashino 1990, 2005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侦探俱乐部

[日] 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金 山 朱 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19-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伪装之夜 /1

圈套之中 /61

委托人之女 /97

侦探的使用方式 /135

蔷薇与刀 /177

伪装之夜

偽装の夜

干杯在紧张而又略带害羞的氛围中进行。发起人是胖胖的营业部长，这是几小时前就指定好的。顺利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后，营业部长用白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回到自己的坐垫上。

“您辛苦了！”

营业部长旁边，一个三十来岁、身材高挑的男人小声说。他身穿剪裁得体的深蓝色西服，看上去就像普通的银行职员，只有锐利的眼神显示他绝非等闲之辈。他叫成田真一，是大型超市的经营者——正木藤次郎的秘书。

“我刚才做得怎么样？”营业部长问成田，“没出什么差错吧？”

“是的，很漂亮。”成田露出微笑，“就像达·芬奇的画那么完美，没有任何瑕疵。”

“谢谢。”营业部长看起来心满意足。

二月的一天，在正木家的和室里隆重举办了庆祝正木藤次郎喜寿的宴会，到场者多达五十余人。主办者是藤次郎的女婿、副

社长正木高明，他坐在藤次郎身旁，正殷勤地斟着酒。

不光高明，可以说几乎正木家所有男性，都以不同的形式在藤次郎的公司里任职。正因如此，公司名副其实地成了藤次郎的独裁政权，要想在公司里立足，首先必须获得他的赏识。

刚才领头干杯的营业部长则是藤次郎的外甥。

“你看坐在那边的高层人士，他们都想借这个机会向社长推销自己呢！”

一个坐在末席的年轻人边喝啤酒，边和邻座年龄相仿的男人窃窃私语。他们俩都是来给各自的上司当跟班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人事安排的最终决定还是由社长一句话说说了算啊。”

“听说连副社长也完全没地位可言。”

“怎么可能地位！你看，副社长旁边不是坐了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吗？她是社长的女儿，副社长是个人赘女婿。”

“专务董事也是社长的儿子吧？”

“那个倒是亲生儿子，不过和副社长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他叫正木友弘，是社长和第二任夫人所生的儿子。原配夫人据说病故了，大概是社长在床上过于勇猛，她身体吃不消了吧。”

两个年轻人从会场角落朝正木藤次郎望去，那个满头白发的瘦小男人就是藤次郎，旁边身材匀称、略有些啤酒肚的男人便是高明，油光发亮的额头给人以精力充沛的印象。

坐在藤次郎另一边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身穿白色晚礼服，一边用餐一边倾听藤次郎和高明的对话。她的头发盘在脑后，无论是时不时露出的笑容，还是不经意的一举一动，无不散发着妖

媚的风情。

“那个大美人是谁？”其中一个人问。

“你不知道吗？那是社长的新夫人啊，算起来已经是第三任了。”

“夫人？他们年龄不是差了一大截吗？”

既然是喜寿，说明藤次郎已经七十七岁高龄了。

“还不都是金钱的魔力。那位夫人肯定也算准了社长顶多还能再活十年。”

“原来如此。可是没听说第二任夫人过世的消息呀，难道是离婚了？”

另一个年轻人压低声音说：

“去年就有小道消息说他们分居了。不过一旦离婚，女方准会索要巨额补偿金，少说也得三亿，不，五亿。”

“嗨！”对方听后不禁咂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嘛！不过以社长的身家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吧？”

“谁说不是呢。但据说社长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虽然是照理应该给的钱，恐怕也懊恼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照这么说，那位新夫人等于是花五亿元买来的。”

“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那也没什么。不过要是花了五亿后自己那话儿却不听使唤了，可就欲哭无泪啦。”

“社长今年七十七了吧？很有可能哦！”

咯咯咯，两个年轻人淫猥地窃笑起来。

担任寿宴主持人的是成田，他对照着手表和流程单上的时间，

确认分毫不差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样隆重的场合如果出了差错，可就不成体统了。

“辛苦你了。”

有人伸手拍他的肩膀，是个个头不高、体格却很壮硕的男人，声音也铿锵有力，给人一种气度非凡的印象。他在成田面前举起酒壶。

“不敢当，正木专务。”

成田正襟危坐，低头鞠了一躬，角度就像量角器一样精准，然后举起手中的酒杯，接受正木友弘的斟酒。

“姐夫对父亲还真是殷勤啊。”

友弘看着黏在藤次郎身旁的高明说，语气里掺杂着嘲讽和不满。

“因为副社长向来就是个热情的人啊。”

听成田这样说，友弘嘴角露出诡异的微笑。

“他一向很热情吗？原来如此啊。毕竟只要父亲一不高兴，副社长也好，专务也罢，都得立马卷铺盖走人。”

友弘再次拍了拍成田的肩，继续拿着酒壶走向其他客人。

的确如此——成田望着他的背影暗忖。社长要开除个把专务，的确是易如反掌。“像这种货色，大把人可以取代”，藤次郎经常对成田这么说。现在公司的管理层几乎都是靠关系上来的，而不是凭借实力出人头地。

高明却和这些人截然不同。他与正木家毫无瓜葛，却因为才智过人得到藤次郎的器重，招他做了女婿，视他为最得力的臂膀。虽然友弘是我的亲生儿子，但高明才是我的继承人——这句话藤

次郎经常挂在嘴上。

藤次郎的正牌夫人文江不速而至，是在寿宴进行过半、气氛变得相当融洽的时候。当时靠近末席的纸拉门突然被拉开，一个身穿和服的胖女人怒气冲冲地扫视会场。

在众人的屏息注视下，文江缓缓向藤次郎走去。儿子友弘喊了声：“妈妈！”但她充耳不闻。

她来到藤次郎面前，直勾勾地盯了他一会儿，端正地坐了下来。
“什么事？”

藤次郎盘腿而坐，握着酒杯低声问道。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变，不愧是个狠角色。

文江从手袋里取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放在面前。

“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送过来了。离婚协议书。”

会场顿时一阵骚动，但马上又安静下来。

“妈妈，您何必在这个时候……”

高明从旁插嘴，但藤次郎说声“没关系”，制止了他。

“成田！”接着，藤次郎唤了声秘书，下巴指了指文江拿出的那张纸。

成田毕恭毕敬地走了过来，将那张纸交给藤次郎。藤次郎打开后看了片刻，然后同意似的点了点头。

“明天一早就把这个寄出去。”他把纸递给了成田，然后对文江说：“你终于送过来了。补偿金我会准时汇到你的户头上。”

“麻烦你了。”文江面无表情地鞠了一躬。

“既然来了，就尝尝这里的菜吧。今天的菜式都很精致。”

“不用，我这就告辞了……”

“哦……”

文江再次低头致意后，霍然起身，在人们的注视下迈着稳健的步伐离开。直到纸拉门关上，她的身影消失，会场僵硬的气氛依然没有缓和。

“成田！”藤次郎叫道。

“是！”

“我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宴会继续进行。你们再多喝点，今天稍微晚一些也没关系，要把气氛炒起来！这点小事就吓得战战兢兢，像话吗？”

“明白了。”成田应了一声，心里觉得很有趣，原来社长也难以忍受这种冷场。

虽然文江的出现让会场气氛降到冰点，但随着酒菜增加，卡拉OK开始，又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一小时后已经呈现一派热闹景象。高明过来向成田耳语：“差不多该散席了吧？”成田一看手表，已接近九点。

“不用叫社长吗？”

“不，还是叫他吧，让他最后简短讲几句。可以劳烦你去叫一下吗？”

“好的。”

成田离开会场，沿着长长的走廊前往藤次郎的书房。

来到房门前，成田敲了两次门。拳底传来沉闷的响声，但房间里却没有回应。

奇怪呀。

成田试着转动门把，但门被反锁，打不开。

“社长！”

他提高嗓门喊道。藤次郎最近开始耳背，如果睡着了，细微的声音是叫不醒他的。

然而依然没有回应，成田只得回到会场。卡拉OK大会还在继续，他走到一脸不耐烦的江里子旁边，向她说明了情况。

江里子掠了掠盘起的头发，抬头看着成田。

“的确是啊，他最近耳朵很背，真叫人着急。果然上了年纪啊！”

“您有钥匙吗？”

“有是有……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吧。”

她站起身，跟在成田后面。

“我说，”走在长长的走廊上，江里子在成田耳边低语，“那个计划……怎么实施？”

“请你注意场合，难保不会被人听到。”成田目不斜视地说道。

“怕什么，谁也不在呀。只要他和前妻顺利离婚，我正式成了他的妻子，就可以立刻行动了吧？”

“不能太快，那样只会招来怀疑。半年……不，你还是忍上一年为妙。等过了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伪装成病故了……我是这么打算的。”

“一年？太长了吧！”

“这点时间你总要忍的。只要熬过去，一辈子都可以享清福了。”

“和你一起……对吧？”

“你声音太大了！”

成田责怪她。这时，两人已经来到藤次郎书房门口。

“夫人，麻烦您开下门。”

他把门前的位置让给江里子。江里子向他抛了个媚眼，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了一下。咔嚓一响，锁开了。

“老公……”

江里子边喊边推开门，但刚往屋里一看，就惊得倒抽一口凉气。几乎与此同时，成田也看到了书房里的异状。江里子身体微微发抖，受她感染，成田的腿也开始哆嗦。

书房中央吊着一具尸体，在空中慢慢地晃动着，脸还不时转向成田他们。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接着响起高明的声音。

“怎么了，社长还在休息吗？”

高明站在成田他们背后向室内望去，下一瞬间，他从喉咙深处发出几乎不成声的尖叫。

2

“我们先出去吧！”

成田扶起快要瘫坐在地的江里子，推着震惊得说不出话的高明出了书房。出门时，他关了电灯，为的是防止有人从窗外看到尸体，引发混乱。

“门最好也锁上。”

成田从江里子手里接过钥匙，锁上门后又还给了她。

“总之先去别的房间考虑善后处理吧，在这种地方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会惹来别人怀疑的。”

“你说的善后处理……”

江里子好不容易才发出声音。

“待会儿再详细解释。哪里还有空房间吗？”

“去会客室好了，应该不会有人来。”高明说。

“那我们快走，到那儿再商量。”

摸不清成田用意的两人犹豫不决，成田推搡着他们快步走了出去。事态极为不妙，必须马上考虑对策——他的头脑飞速运转着。

高明和江里子分别坐在沙发两侧，成田则站在可以同时看到两人的位置。门已经上了锁，高明也担保这个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可靠。

“为什么社长会自杀……”高明喃喃自语。

“最近他有躁郁症的迹象，再加上刚才文江夫人的刺激，也许一时冲动就做出此举。重要的是……”成田看着发愣的两人说，“现在该怎么处理？”

“还能怎么处理，只能报警了吧。”高明叹了口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是有可能，我也不想让社长自杀的丑态暴露在世人面前啊！”

江里子却猛烈摇头。

“不行，不能报警！这一点我绝对不同意！”

“为什么？”高明问。

“因为我还没正式成为正木的妻子啊。要是他就这么死了，我

岂不是一分钱都拿不到？”

江里子把一头长发披散下来，抓得乱七八糟。高明显然也拿她这副模样没辙，想了一会儿，他嘴角一翘，露出一丝笑容。

“这也是迫不得已嘛，你只能自认倒霉了。回想起来，也算是你自作自受。不过社长不是以你为受益人买了巨额寿险吗？虽然不清楚具体数字，但少说也有一亿。有了这笔钱，你应该也咽得下这口气了。”

可能是想到了保险金，江里子的表情有所缓和。受益人所获保险金的总额为三亿元——按成田的记忆是这样的。但成田哭丧着脸宣布：

“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下，合同必须满一年才能拿到保险金。社长以江里子为受益人的保险合同是从去年生日的两三天后生效，如果就这么当作自杀处理，江里子可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刚才成田认为事态极为不妙，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

“那遗产和保险金都落空了？”江里子歇斯底里地嘶喊。

“可以这样说。”

“我不要！”江里子再次揪扯着头发喊道，“我和那死老头头头交往了快一年，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也太过分了吧！”

“谁叫你运气不好呢。”高明冷冷地说。

“对了，”江里子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成田，“能不能把他弄得看起来像他杀？那样就能拿到保险金了！”

“不行。”不等成田回答，高明就插嘴了，“如果伪装成他杀，警察会反复调查，反而会把事情复杂化。同样是伪装，不如伪装成意外身亡，这样正木家也能保住体面，你也能拿到保险金。嗯，